

捐書記

馬之驩 資深文化工作者

一、緣起

今（87）年3月筆者趁搬家之際，把大部分參考書，都捐給不同性質的圖書館了。爲此，《臺灣立報》首先發表消息，並美稱「文化界耆宿馬之驩，在搬家前大舉贈書」等語。稍後，《中國時報》記者張平宜小姐，又以〈馬之驩爲愛書辦後事〉爲題，做了一次訪談報導。新聞界朋友們，對我如此愛戴和鼓勵，真是感激莫名。但因限於篇幅，無論是發表消息或專訪報導，只能點到爲止，說明某人做了某事而已；此次捐書之舉，既承各方鼓勵，我真想把它當成是一種社會生活的「新理念」，並推而廣之，所以又作「捐書記」。

二、捐書的意義

在我國傳統的文化領域裡，自古就有「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」之說。無論鄉村、城市，稍微具有聲望的人家，多半是在大門上，長期用紅色油漆，漆著一幅對聯，如「忠厚傳家久，詩書繼世長」或「詩書繼世，五世其昌」等。可見「書」在社會生活發展的過程中，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。民國建立後，儘管社會結構演變，已由士大夫思想意識，轉變爲「重商主義」，但直到今天「知識即財富」的道理，仍然存在。這證明「重商主義者」，亦承認「書」爲至高無上的啓智方法，或致富的精神堡壘。所以人人都爭取與「書」結緣——極力爭取自己與子女的讀書機會，或以藏書自重。

筆者濫竽文教界數十年，一因職務需要，一因興之所至，也收藏了若干書籍，然不足爲道。現因年邁力衰，讀書著書的能力，逐漸退減！因此，決定把一些藏書捐出去。一部分捐贈給公共圖書館供社會大眾參考閱讀；一部分捐贈給大專院校圖書館，供師生們參考閱讀。自認爲這是一件頗有意義的事。也許有人說：「爲此芝麻小事『作記』，豈非小題大作？」不錯，若從世俗角度看，的確如此。不但小題大作，還有自我吹噓之嫌。不過我對此事另有新解，或可謂「見仁見智」吧！我想把贈書之舉，視爲推行一種社會生活的「新理念」，就是「自我料理後事」的理念。一般人死後，其遺產除另有遺囑者外，多半是按子女等量平分，但教書（藏書）的人，如果其子女並非同道，往往對其先人之藏書處理，並不重視，且多所拋

散，甚至糟蹋！若以「愛書人」的眼光來看，真可用「慘不忍睹」來形容。因此，我向所有「藏書人」建議，當你覺得自己的智力、體力逐漸退減時，最好先為你的「藏書」找一個好的歸宿，既利人又利己，何樂而不為？〈捐書記〉其意在此，不悉賢達以為然否？

三、想像中的藏書人

一般說來，家家戶戶都有一些藏書，只是數量多少的問題，我們「想像中的藏書人」，是指具有代表性的一藏書較多的人而言，茲歸納三種特定「藏書人」為例。

1. 愛書人 有一種人看到書就喜歡、就愛。尤其「上論」的好書，無論從經史子集到現代文學藝術，只要是用高級紙張、印刷精美的書，他一定設法把它買到家。他把書買到家之後，可能是大致翻閱欣賞一下後，即上架或入櫥，不會再去讀它，只是有「愛書癖」而已，所以我稱他們叫「愛書人」。

2. 教書人 也就是做老師的人，無論是小學老師、中學老師以至大專老師，在此均稱他們為「老師」或「教書人」。既為人師，必較常人富有知識，知識當然取之於書，所以我們常常看到教書人的家裡，除書房之外，任何房間都有一堆、一捆的書；如果夫妻二人都在大專不同科系教書，他們想要做一個稱職的好老師的話，不用說，他們的家，應該就是一個小型「圖書館」。

3. 文化人 「文化人」一詞，範圍太廣。姑不談藝工、藝匠、藝師；如以木匠、瓦匠、泥水匠、雕刻匠、理髮匠、裁縫匠等為例，則凡有技術性之匠工，均可稱為「文化人」。本節所說的「文化人」，是專指與文字、讀書、藏書，有密切關係的少數特定人。如作家，報紙、雜誌的編輯，甚至關心國家、社會發展的建言者等等。因為他們讀書多，知識過人，才有能力從事著述。他們家裡的藏書一定相當多。想像中的「藏書人」，當然尚有很多，因限於篇幅，僅舉以上最明顯的三種為例而已。

四、捐書的對象

捐書者和受贈者的地位是相對的，亦是平等互惠的。譬如捐書的人，常想選擇一家規模大設備全的圖書館。而圖書館則要選擇捐書人想捐的書，是否有價值，是否值得儲藏，才可以接受，絕不是一廂情願的。筆者自己的藏書，就是經過選擇之後捐出的。因我在「世新」任教，從專任到兼任近30年之久，屆齡退休時，已由「世專」改制為「世新傳播學院」了（即今之「世新大學」）。當時我想來個「拋磚引玉」，

希望同人們退休即捐書，所以先選了一些大部頭的歷史「套書」，以及社會科學參考書等，一舉捐給「世新圖書館」近三百冊。《臺灣立報》還為此發布消息，可惜很少有人跟進。

根據個人的捐書方法，這次一連串捐書給五家圖書館，一切都很順利。所謂方法，第一是自我判斷：「我這種書，對方是否歡迎。」第二是向對方請教說明：「我有某種書，決定捐贈，是否願意接受。」經過一番函電探詢，當然就不再徒勞往返之虞了。茲把此次接受我捐書的五家圖書館的名稱，順序列下，以供參考。

1. 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 我把《自由中國》半月刊（1949～1960），精裝本全套，捐給該館。我之所以把它捐到美國去，第一是因為國內各大學圖書館，多已藏有這套資料了。第二是當我在60年代，撰寫《新聞界三老兵》一書時，我曾請「燕圖」館長吳文津博士，提供我前北平《世界日報》（民國14年創刊）的報頭資料（見拙著《新聞界三老兵》166頁），迄今無以為報。第三是在美國，除美國國會圖書館外，收藏中文書籍最多者，就屬哈佛燕京圖書館了。我先給吳館長去信，問他是否願意接受，他回信說該館雖有收藏，但「中間缺刊甚多，如蒙賜贈全套，當感激不盡」等語。我當即於1997年12月31日，交臺北郵局運去了。

2. 國家圖書館 捐給「國圖」《觀音慈容三十二式繪像》一冊，此畫冊為八開本，採用高級宣紙，細纖維花紋隔頁，黃綾製函，印刷精美。雖為複製品，看起來非常精緻、美觀，適於珍藏。

3.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捐給臺灣分館的是《歷朝通俗演義》。從前漢到清末，共36冊，分八函。蔡東藩著，採章回式，下筆風趣，文字優美，尤其每冊之首，均附有重要人物繪像，趣味性高，很適合社會大眾閱讀；另贈拙著《中國的婚俗》等，其他參考書十餘冊。

4.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捐給「師圖」的是《御批歷代通鑑輯覽》一部，此書係線裝古籍，共24冊，分四函。清光緒癸卯年，上海通元書局初次校印。據我所知，這種古籍，在臺灣除國家圖書館已有收藏外，其他圖書館尚未聞藏有此書者；另捐該館《五禮通考婚禮篇》一冊。

5. 中國工商專科學校圖書館 根據我的實際經驗，任何私立大專院校，逐年增加圖書，實為要務。尤其各科系應用之工具書，更是多多益善。因此，我把我數十年來，所使用過的辭書，除中、英文辭典各留一

部外，其餘統統捐給「中國工商圖書館」了。中文辭典計有：《中華大辭典》、《四庫大辭典》，新增修《辭源》等數部；英文辭典有：《韋氏》、《牛津》各一部。此外還捐了《陶百川全集》及各科參考書等，約150餘冊。事後竊想：「倘有人說我對中國工商偏愛，也不為過吧。」

五、期盼玉人來

我鼓足了勇氣，寫了這篇〈捐書記〉，而且開宗明義，就說是提倡一個社會生活的「新理念」。至於這種「新理念」，是否正確，是否值得提倡，當屬「見仁見智」問題。但是我們這群「愛書人」、「教書人」、「文化人」，逐漸年邁力衰，不能繼續多讀書、多寫書了！豈非事實？只要我們承認這是事實，若把我們的「藏書」，分別捐到公共圖書館和各級學校圖書館去，供社會大眾及各校師生參考閱讀，使眾多的人，分享了我們的財富；同時也把各類的書，分別給它找到一個合適的歸宿，豈不美哉？

我自己是這樣說，也這樣做了，當然希望此道不孤，能夠引出絡繹不絕的「玉人」來，共同建造這個自由的、民主的書香社會。